

梅
花
草
堂
集

梅花草堂集卷之十一

吳郡

張大復

著

後學

李仲弢

較

誌狀

先外祖季五山先生暨支狄二孺人墓誌

公諱龍伯姓季字子升別號五山學者爭師尊之稱
五山先生其先汴人國初以流軍煽亂走蘇州已徙
崑家焉父德諧公諱一鳳娶殷氏繼陶氏生三子而
先生爲次穎敏特甚一目兩行俱下尋補博士弟子
有聲而又負其高氣不肯媵阿時輩以取榮人亦心

下之曰吾等何敢與季先生比肩也性慷慨落拓所
交皆當世知名士若朱京兆二峰歸太僕震川方經
元定玄無弗兄事先生者都南濠嘗爲王文恪公作
壽序幾萬言爲郡人所傳誦先生偕太僕經元往觀
之讀二遍而私至寓所各書焉太僕忘數十處盡補
之經元忘二十餘字先生忘二字耳蓋其穎異如此
後先七試于鄉不薦氣不少挫然亦無幾微不平之
慨橫于胸次時從騷人墨客酣飲田間叫呼嗚嗚竟
日達夜無勸色每花妍草鮮月朗風和先生必誠家

人多置酒性尤嗜菊種之輒數十百本羅置堂中而
盡召其所與遊者笑譁淋漓竟花事乃已蓋先生湯
有稻廩有粟而絕不喜纖嗇寒暄之態即臧獲葦亦
無日不開口笑也始娶支氏父曰西亭生一女二子
吾母孺人長女也長子曰應斗縣學生次曰應期先
生以嗣其第五溪支故家溫且異其女不以與常人
已得先生曰真吾女配矣孺人事先生恭慎廉謹不
欲以一切煩先生時時潔饋烹茗佐先生世外之談
先生亦相得歡甚亡何一疾竟死繼娶狄氏後先生

二十歲而亦謹事先生舉二子曰應某早夭次曰應
微先生生于某年月日卒于某年月日享年六十歲
支孺人生于某年月日卒于某年月日時年三十四
歲狄孺人生于某年月日卒于某年月日年七十歲
子三人女一人孫男七人孫女四人支孺人之喪先
生淺葬之祖塋之次曰將有待焉先生歿而家更落
應斗亦淺葬之祖塋萬曆二十六年戊戌臘月某日
應斗始以先生孺人與狄孺人合葬于二保白魚段
之故居蓋先生蒔花置酒把盞問天集賓朋而遊焉

息焉處也嗟乎而今爲丘墟矣外孫張大復曰予爲
兒時從吾母過外氏與外大父同寢堂中予不能寐
中夜輒起大父爲予言而父爲吾門下士吾門下士
以百計而未有先而父者已又爲吾媿聳整昂霄自
是而父囊中事吾見汝骨相而更以兒爲生三日超
其母者也嘗使予以手畫腹作字輒能成數字則又
大叫絕倒曰信也予母婦吾家纔十三齡耳是時支
孺人疾亟召吾父至帳前觀焉曰快婿遂瞑吾母每
爲予言之未嘗不黯然淚下也狄孺人撫予輩有恩

每往輒召里中兒事予去年冬予送先生之葬過舊
址而岸旁一老叟鬚髮皤皤指予言曰張家郎亦面
皤耶予聞之黯然而欲絕矣

先母舅季養吾先生暨元配周孺人墓志

嗚呼痛哉此吾母弟季養吾先生暨元配周孺人墓
也先生困不得志恨無能行營高敞地叔父五山翁
勉規故廬爲墓曰庶幾父所遊乎先生既歿法宜從
葬而先是讓其弟省吾君故其地左却五弓爲堂右
紉者故先生與孺人所安也嗚呼斯其生平大略亦

少見矣先生性至孝自其幼哭母夫人即躄踊如禮
怙女兄撫弱弟更相命也五山翁闕度踈節嗜酒吐
遊多所不屑意而狄母之來繼也少不解兒女寒燥
委曲態故先生雖怙恃如昔而心甚苦既長娶周孺
人而孺人父進士公方捐館舍所遺諸孤累累多依
張壻以居孺人之婦也筐無實而狄母以爲從進士
家來可自具匕飭遂析爨焉當是時先生學已就主
里中盟試輒不售多以硯端爲生計久之始補博士
弟子然貧甚轉徙四方孺入弗能從於是勉儻數椽

于縣之東半里水木竄窳無囂襍之溷孺人曰此可
居也闔戶澣繞形影自憐每歲先生一再歸省視見
所治町畦果蔬花竹舍桃來禽之類鮮芬莽互皆出
孺人十指間慰勞久之已命酒自得也曰吾豈梁伯
鸞耶而若爲婦乃不愧德耀矣久之徙白魚段生子
某而孺人死得年若干白魚段五山翁故廬今墜地
也先生既已無可奈何則又獨身走四方爲經人師
薄遊宋鄭間感危疾夢夢者再月而醒于是亟治裝
歸徬徨故里歎歎蒿萊榛莽間敷土樹木始克葬五

山翁而是時子某且長有室以色養先生先生故有
所娶婦全氏亦生一子同甚愛某迎先生養弗往也
則又僦屋而居之先生于是始有就閒之娛結社觴
詠頽然自放矣然而轉徙之勞故不免焉弗以挫意
所居里無少長咸敬事先生稱爲風流蘊藉云生平
無他好好酒及書曰酒不可一日而不飲豈可一飲
而不醉書不可一日而不讀豈可一讀而不盡故其
所授書諸子弟無弗深于名理有去爲當世之聞人
者而一時遊于酒人淋漓酣放之致至今稱說而思

慕之晚歲從其子遷婁東以疾卒得年七十有二先生諱應斗別號養吾父龍伯母支氏繼狄氏周孺人父諱懋文正德六年進士母某氏子某娶顧氏女嫁某周出繼全氏生子同外甥張大復曰予每渡婁望迎仙橋而黯然泣也曰吾舅蓋死于此云舅所交多長者作達不減吾外大父而少喪母故于兄弟之遊終身若孺子焉先生死吾母已望八然猶痛舅無年淚盡而泣不休也周孺人故閨房之秀茹荼含辛以死子少人莫聞知惟先生知之然孺人所爲屬意于

予不類者即甚細予能道之矣顧別有載不具于此
馬

先母舅季省吾先生暨配錢孺人墓志

先生季姓諱應期別號省吾父五山翁母支氏支母
生先生再媿而卒故先生之失恃也最幼而予母先
生女兒也居長已能提挈先生掩面泣矣五山翁絕
憐之而有介第五溪恭于兄無子法宜嗣先生遂爲
五溪子母俞氏五溪遂什一而時羸多金久之俞母
有養女甚愛而先生賦性亢急法言無所避俞母佯

嗣之心莫善也先生又喇喇語人什一何足爲俞母
譖之五溪五溪不深罪先生而信母言不妄父之爲
先生娶得錢翁女是爲錢孺人孺人少習孝經女則
諸書而于市道無所覩不相習遂異爨隔垣而處焉
當是時先生方銳意千時之學使酒負氣不肯出人
下一時儕輩亦折節下之而終無所遇先生奮不顧
益務爲詰詘傲詭之文必使一世人不好然後快而
心故自念之乎語不足爲矣每出眎人人或怪之曰
是賣平天冠者先生聞知輒自得也而俞母益以此

迂先生鏹其金自與先生不顧去乃授徒自給其子
弟之慧者多依先生居無幾何又罵辱其主人主人
弗能堪其子弟莫肯去也亡何病痿楚不可忍錢孺
人爲竹輿舁之而行數更易終無所忤如是者三年
忽起而先生亦自幸不死力揉其崛強之氣朝夕定
省五溪翁及俞母矣丑投以金却不受曰吾于阿堵
無緣何用不意物崇人人有憐先生貧使稍居間者
先生叱絕之曰何物公麼敢嗟來季先生耶先生雖
困不得志不能見齷齪人見之即甚貴勢都無所讓

而里之恂恂溫克者又相與語如李先生不可不與
飲蓋其直心爽節信于人如此先生年近艾始絕意
科舉之學而好談其事有以文呈先生者輒乙其所
長而刪抹之及程而止人以知先生故爲倣詭詰諷
以驚人非其好也孺人事先生甚謹而先生嘗以氣
凌孺人然心寔宜之曰吾性亢非吾婦扞于當世之
網者數笑亾何先生卒孺人相繼亦卒有子三人皆
嫁爲壻女二人從葬五山翁墓外甥張大復曰予嘗
見先生哭五山翁幾絕其哭嗣父亦然俞母之喪割

所授產葬之如禮而母故所養女有子貧先生調之不啻其身悴也嗟乎人生斯世亦安用蕙金自與哉夫先生所謂負氣自好矯矯必明其志者歟語云雖偏不害先生之謂矣予母嘗怒先生醉既老猶讓之先生歸語孺人姊愛我即孺人知必以醉故怒吾母也先生好奕數與先君戲不勝則袒而大叫叫復不可止戊子之夜先君蓋五勝而先生甫得一焉先君弗能平也強五之局半而先君歿其後先生與人奕輒勝然多不肯下法然曰夫子死吾無以爲質矣凡

先生所爲與俗忤者皆奕也

外舅顧懋承先生暨張秦二孺人合葬誌

萬曆辛丑四月四日內弟顧天埏奉其尊懋承先生
柩葬邑三保福重字圍祖塋之再昭位而以先生權
厝二保坤字圍元配張孺人繼秦孺人柩合焉禮也
天埏食貧心苦悲號風雨間行路悽惻君子謂先生
之後母已太貧然幸尚有子云又十三年其壻張大
復始克爲之誌按先生顧姓諱允烈字懋承別號後
田亦稱禹江先生元配張氏生一子天圻娶李女一

嫁大復繼秦氏早卒又繼趙氏生子天挺娶朱女二
嫁庠生鄭之度沈某顧之先相傳自野王後至元萬
戶千十二公有畫像譜牒可攷稱始祖數傳至桂軒
翁恂讀書行義累贈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少保兼太
子少傅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生仲宜之封監察
御史宜之生潛督學御史封中憲大夫潛生仲夢川
晚歲貢於鄉世稱淳靖先生配沈氏生二子先生其
仲也先生性溫謹無忤于物六歲就外傳與兄鶴林
公同卧起顰笑舉止惟兄是視而是時淳靖承其世

詩書孝友之教博雅該達居然大儒赴義調貧爲里
中一時長者之宛先生與鶴林公心好之凡所見聞
一切必使見諸行事時已娶張孺人書未嘗居內而
獨與鶴林公爲兄弟遊吹埴篲而進之淳靖暨沈夫
人怡然得也已選爲學官弟子則益與兄發憤下帷
翼必得一當繩祖武爲快而是時主文字者亦嘖嘖
稱顧氏多才榜頭絡繹嘗一姓先生必與焉甲寅之
寇門戶騷擾從淳靖稍遷白門家故萬金貲又昇張
孺人之裝車可百許乘六年而以孺人柩歸先生投

淚而已不問故裝若何也人或訝之先生曰吾父母
在且伯兄爲政何問焉既厝孺人與兄卧起如故亡
何淳靖有疾撫先生曰如子兄弟吾無憂死吾生平
義不徑而舍門若從旁竇出非吾志我所未愜止此
耳先生與兄泣受命尋卒居喪哀毀骨立拄杖僂從
鶴林公涕淚垂膺及于朕而先生故蹇步不任疾且
躓且泣若孺子慕三年無間既免喪娶秦夫人甫結
褵而沈夫人疾且病先生泣曰天奪吾父徒以母在
不即死乃又奪吾母耶于是瀆淚草草疏詣玄宮祈

代不得則割左股和藥飲之又不得又割飲之如是者三而沈夫人病不起當是時兄弟相持哭聲沸地七日而槩不入里人謂天祐先生得不死否者必不幾矣既祥夜起徬徨泣語兄曰將卜兆如先志未愜何鶴林公召家幹語之故先生從旁盡哀幹窺兩先生意不可奪又利輿事乃侈言淳靖故所擘畫狀甚宏麗取資廩橐不可就必取之貸則又高其貸而低昂出入之兩先生皆弗問也曰取集事愜先人之志而已矣于是大敞其門令堂廡從室必稱是既及期

不就則列炬而督之于是告所往來行瀟靖沈夫人
喪躡踊摧裂送者數千人皆大悅君子謂喪易而戚
顧氏有焉既葬則摠政鶴林公而朝夕色伺之惟謹
時秦孺人又卒娶于趙而天圻亦娶婦李有矩孀先
生乃使趙毋率李婦見鶴林公夫婦如舅姑禮一切
稟命焉而李亦謹事鶴林夫婦即鶴林公夫婦若不
知天圻李婦爲從子婦也而後先生意乃大得下帷
如故久之而諸從兄弟故所絡繹案頭者稍稍脫穎
以去而後先生乃喟然曰嗟乎先御史推擇子弟必

最吾父不售而吾又獨不得一當以畢先志豈其天
耶時已貧困年且艾髮又早禿夜焚膏讀書顧視其
影黯然而志砉不衰久之鶴林公卒先生爲孺子
慕不異父母而是時天圻已早世鶴林公有子幼先
生率李婦經紀其事稱無悔云吁爵久之乃至竟一
月不窺戶戚友偵之則手朱黃摘次古今文如初爲
弟子時而戚屬喪祭或故人子第貧不能婚葬者傾
其橐爲之弗敢怠亡何有疾猶強起理博士業忽謂
其子天埏曰詩書孝弟故吾家傳世物子必勉之強

爲善遂瞑時萬曆乙酉六月二十九日也得年五十
有六元配張孺人者故通參石川翁女朱碩人出碩
人無子生孺人絕憐愛之故孺人之婦先生裝遣甲
于他世俗而通參與淳靖俱長者又同志交兩家法
無異孺人婦而沈夫人政嚴寡言笑顧獨憐孺人方
淳靖之徙白門也大復婦生甫十七日朱碩人強遷
之不可灑泣而去既抵白門盡以裝歸鶴林公一切
無所問惟母夫人是戀終夜背燈而泣與予婦啾啾
聲相樵期年卒死而朱碩人亦遂感眩後雖老壽不

復起予婦既歸大復猶見孺人兩婢子能道孺人死時事蓋母子之更相命所聞見未兩矣父之天圻出孺人像眎大復若真妃仙姝非世間壽者相得年三十有二卒之時爲嘉靖丙辰二月二十七日秦孺人者故太學秦公女素董先生誼以女妻先生時方免喪先生嘗居外頃之沈夫人又寢疾倉皇不知所爲而孺人死先生哀之嘗語其子天圻曰吾于秦家婦幾不復憶其面目矣孺人死今亦不詳年月張大復曰予少習魯誥首孝弟意欲得其人觀之如先生殆

所云其爲人孝弟者哉知父若兄盡吾性而已矣予嘗侍先生見與鶴林公語多不可了拱伺意色諾諾焉或鶴林公顧謂先生籌之輒慙然默自刻責懼已志不得當于兄也天圻亦然兩先生擁萬金貲張孺人裝不下萬自白門歸故里十年耳困無所就人謂顧先生不言而揮金數萬良然然使先生習更事則非其孝弟之性矣世之僕僕馬牛競錐刀自濶而揶揄顧先生者先生視之鬼耳顧氏世德累行至淳靖尤篤恤孤賑弱賴以成立者不可勝紀如王京兆龔

方伯從弟偃師公皆能奮于功名以文行顯當世而
淳靖之後有先生故無聞焉豈非天哉豈非天哉予
不能盡紀先生事識其大者天折別有傳不附論天
挺奉趙母自力有子一人張大復曰予送外舅顧先
生之葬望巢鶴林樹色葱蒨亭碧隱隱有光氣蓋玉
韞而山輝先生可無憾其下矣

明故庠生龔德明先生墓志銘

吾鄉多世族其一龔氏龔之先敦尚文史世以清操
隱顯于時國史邑乘徃徃而在今紹質先生故清惠

公之五世孫博士遜敏公玄孫也少有志尚喜讀書
稍長補博士弟子已能自奮于躬行之學爲父持門
戶產特下父性卞直喜客日會諸宗老談說先世事
先生洗腆而進之小不當旨輒色讓先生屏息候伺
必色解乃已久之父病憑几喘喘言曰凡所欲爲于
吾家者三未能一旦死而予不瞑夫吾家安節先生
忠義在人間二百年未有揚者事一吾清惠孫也墓
道蕪不治此二矣吾母二十年白旣自保平苦萬狀
吾意欲請于朝力未逮其事三與爾三事爾必勉之

先生跼受教慟幾絕然已忍死識之矣久之有詔錄
革除事先生手其額曰天乎恨不令阿父知而我幸
丁其時耶亟傾橐爲之三年而祠與祀典畢具于是
沾沾喜曰幸先其難者二事其有待乎又久之以大
母周孺人節孝狀請之御史御史旌之會憂去不果
疏而孺人大義已入邑乘矣先生嗟吁久之意弗愜
也故事凡題請即大公不無一時奉行之例而革除
曠典旌門重事所費尤不支先生僮下產償之敝服
穿履婆娑諸曹吏間意甚得不恨比孺人之義既白

歸視其家壁立矣先生泫然曰父與我三事所不恨者宗老建祠事耳曾未得半而洗吾纓將以何爲墓道計且憑几之語爲何于是節衣縮口迄未就頗忽忽自語若以爲不能見先人地下者蓋其篤行如此先生早歲稱孤諸孤妹悉倚辦先生無弗得當者宥介弟爲郡掾會鼠雀耗倉儲連其弟先生往白之而守故剛介併怒先生先生平其氣與守語法無害守亦旋悟薄遣之不罷掾時以先生爲能言然先生故凜凜篤行君子非獨言語之長也居恒小藝花竹雜

植蔬果皆聊試爲之非其好願好讀書聞有異籍必
往幸而得之皆手自抄錄唯恐不及念家世以遠又
多賢豪長者常恐不能盡一時掌故盛暑隆寒僕僕
道左人謂龔先生索遺文即其人漫應弗計矣先生
年老悼亡意不自憚乃薄遊會稽探禹穴輒然有五
嶽意會有官上林者素重先生延之往先生亦欣然
就道意故在桂林象郡間矣久之疾作遂殞得年六
十有三 是爲萬曆癸卯六月十一日 明年其子奉先
生骸骨歸于崑山 葬二保新塘里西萬字圩祖塋之

再穆先生諱時煥字德明別號紹質父曰文楷母朱氏文楷父濂配即周節婦濂父坤坤父紱是爲遜敏公清惠伯子也先生始配鳳里周氏娶三年而卒繼潘氏有婦德凡粥產建祠諸零襍皆倚于潘潘夫人安之生子三人長培祚次堯祚次埏祚女二人沈堯言徐楣其壻也張子曰龔先生其貌恂恂與人語多窵曲意所必爲即賁育之勇勿奪之矣先生少結社多長者遊諸長者皆去爲大官而先生孝友于家三事彌敦至老勿懈斯何論出處哉上林之計行道悲

傷張黃門以書抵上林君哀其志不遂而今中丞李
公損路符行其喪曰非獨重我友故不可令斯人不
返吾鄉也大復既病嘗問鑿于先生先生屈指而數
之如數家事批其冊朱黃爛然即先生之弄翰戲語
無遺者語云公候之後必復其初如先生故不必公
候復者耶予讀埏祚狀詳哉言之意其人不可不立于
先必有述于後輒不揣爲先生誌且銘之曰
返骨于粵委蛻于吳有美銀杏其子孔多其子孔多
先生藉之莪莪馬鬣千古藏之

亡友王伯符暨配張孺人合葬志銘

崑山盖有五王氏云其一曰度城王氏起家崑之澱湖壩徙六合後歸度城居度城者自忠孝公鑑始顯鑑生漳漳生杲杲生繼孝是爲龍南公伯符父也伯符諱元圭別號雲皋伯符其字性高爽不屑姸媚脂膏之習能以快論折人切事理明是非龍南公竒之令受春秋時治春秋者不多有伯符爲之輒與顧洗馬兄弟埒其初學太原王氏盡曉其說已讀安福鄒氏義而悅之惟肖偃蹇里試輒復十年始試爲諸生

即又亨于諸生入高等四入棘闈無能知伯符者然
多在甲乙間伯符氣亦不少控四方推春秋高第第
子亦必稱伯符伯符好論事與人不欵曲遇其抵掌
矐目徃復數十交不頓無弗震懼事已氣平無深怨
伯符者伯符與人易多聲伎博塞蹴踘弋獵之游人
或勸伯符稍自恣重伯符掉臂去之曰但取蓮花何
與乃公事而諸所游多缺陷卒無能晚伯符者君子
曰伯符勇于爲人有根據蓋得之春秋云或曰忠孝
家學其人明豁類如此伯符終歲奉龍南公居宣化

里龍南故廡吏朝夕僅僅給也而伯符能高敞廬舍
佐龍南公慷慨弔古之歡綺席笙歌達晝夜無巖退
與諸同人較菽談文朱黃爛熳危坐莊語雜以諧譁
爲里中一時絕盛之游其視聲華沉抑飄風過之矣
亡何病死得年四十有幾配張氏故通參石川先生
女孫太學恒慕女簡肅庭闈訓御姪媿君子謂有鷄
鳴小星之功焉後伯符二十年老壽終伯符無子弟
元貞元芳等將卜葬龍南公度城故墓以伯符衎予
病喘喘且盡敢先期爲伯符志憶與伯符締交三十

年伯符死又二十餘年及臨其穴兆亦幸矣姓與伯符作社同事者十有二人伯符既歿仲魯道叔相續奄忽孟文早逝元倩鄂州亦復長畢人間世泡幻何如也度城自吳淞江道蕭墅褐浦經石浦南東隘而入陂池清衍土物鮮茂若自爲輿區者嘗與伯符泛澄潭丹楓拂漁網落葉蔽空而下相與悵然久之而伯符竟長夜永永茲土其于首丘之義夫又何憾歟

銘曰

歌斯哭斯歸骨肉于斯春秋忠孝斯文在茲

亡友闕允揚墓志銘

予友闕允揚既歿之六年其子用霖等將卜葬一保
毀字圩祖塋之昭而以用楫所爲狀請志于予予受
簡卒業不知涕之滢滢交于頤也曰嗟乎予何忍志
吾允揚雖然允揚也而非予志或者其不可乎按狀
允揚姓闕氏諱之雄別號學訥生嘉靖戊申十二月
二日卒萬曆己酉五月十日得年六十二其先爲吳
相國諱澤之後家婁東二十一傳至榮四徙家崑山
榮四生文貴文貴生仲子雷雷生中立中立生曾文

是爲養訥公允揚父也母周氏生允揚允揚生而魁
碩不好弄巍然有成人志而是時養訥公居貧授經
爲務允揚即從其父遊學海上歲時往還甚力凄風
苦雨弗爲間一日雨如澍允揚爲其父跣而執蓋足
弗支同行者憐而屨之允揚受勿納曰今日跣吾素
也而溷若屨耶當是時蓋奮然有拔起之思矣稍長
又從其父遊吳門吳門子弟至今德之又久之抗顏
里中爲弟子師其所談說經義即專門名家自謂弗
逮云于是選入郡學爲諸生有聲而是時太公已老

壽倦游矣允揚乃始贏十金小立產以休太公而太公性方嚴喜容允揚市甘毳進之無弗當太公肯諸允蘋藻微雁賀儀之節楚楚如儀太公笑而將之不問其所從出也當是時諸從游者日進而四方名下之士爭願交允揚謂旦暮且摩天去而允揚亦自謂庶幾一當足以酬吾徒跣之念也久之不售而後允揚喟然曰嗟李將軍不侯此豈戰罪哉於是益發憤爲該達之學而諸所作務常倍蓰于家衆故大公與周母之喪米貝衾絞宅兆零襍之用號稱備具者允

揚故貧士可以知其心與力矣。允揚有弟少羸，太公絕憐之。終太公之世，不使其弟有戚容。即終其弟之世而婚嫁喪葬無遺憾也。允揚少更貧苦，多自力。親黨莫聞知。惟周母與張孺人知之，更相憐重。周母有弟，更貧。允揚廩衣而喪葬之。周母不恨。晚歲得數椽于澤宮之東，偏蒔花藝竹，引流水環其後，儵然若武陵。畏壘雨雪之朝，風月之夕，多蓄釀以備不時需。親友過而問之，把臂入林，徃徃卜夜亡何寢，疾竟不起。傷哉！娶張氏，生子四人。用霖娶夏用熒娶，方用楫娶。

王用礪娶歸皆恂恂能世其學女二人一嫁郭某一
嫁庠生毛某孫男七人桂芳聘于周桂芬桂茂未聘
餘尚幼允揚性竅曲喜飲輸攻墨守無不彌連意所
不屑決然捨去嘗夜泛被酒徬徨不能寢顧視星河
滿天浩歌達旦雖復冰脹憂憂都無所顧蓋其任達
又如此張子曰予與允揚稱莫逆云允揚少不得志
于有司而予髮甫燥交允揚里中人弗善也嘗寒夜
私試風燭淋漓林間暗羽驚飛不可止意相憐者火
之允揚雖名不出于郡志不行于時夫所謂坦衷自

遂無負讀書砥行者哉男子載七尺軀料理前後際
無所恨知不知何與人事乎故予爲允揚志且銘之
庶幾傳其常情不傳其溢言焉銘曰

西涇之原土厚艸芊時晦者德不僭者天君子居之
億千百年

故庠生馬天閑墓志銘

萬曆己未夏予友馬天閑病卒於家予時脫絕喘喘
在地未聞也顧獨夢天閑袒而大叫若喜得其所依
亦竊竊聞歎歎聲久之知是天閑訃爲據床掩蟻枕

席皆濕念與天閑周旋久獎善挫銳何所不極天閑
意殆不可一世顧獨下予今不幸索莫以死予何所
復自致予天閑而晉陵沈先生來告尚相與謀葬地
得天閑之先隴在甫里者將窆安焉乃拔淚爲之志
按天閑之先出司馬氏宋友直獨以馬顯蓋其始祖
云後世子孫散處長洲崑山間居崑山者諱暉爲諸
生道然有遠志生天閑諱鳴良白皙秀眼一覽數行
俱下父心竒之授舉子業領要而天閑氣高謂一時
帖括之文無出我上者文章闕氣運寧能以彈丸自

水不... 卷一... 三
隘乃去而訪之四方尚友千古而諸所爲帖括者群
起噪天開天開自謂得志也尋補博士弟子員則又
夷諸博士弟子捉鼻而過之無所顧而天開之業因
是直走四方名聲大噪一時官吳中者爭物色天開
目爲奇士後生初學咸願出天開門下天開正色承
之謂諸後生是而噪者非也久之猶浮沉諸生間小
奮而大却天開心最苦之而諸所憑依附會之者亦
復兩散星離天開始不能堪頓纓狂視颺成癩疾或
見白晝陰霾洶洶言大敵且至或風雨蕭颯群動無

首或甲光照耀力士提闥言語非常眉目有異或索
筆伸紙纏纏數十萬言不可究詰而時有詭特絕麗
之文非庸庸肺腑所及或過友人與之莊語天閑亦
媿媿不休歡如平日觸迂發憤則頭髮上指雖有貴
育弗能奪之矣如是者久之乃獨身走齊魯燕趙之
墟溺河不死犯蹕幾絕知天閑者憐而館之三年閑
一室中萬端自遂又復獨身歸故里舉止笑貌天閑
也握管談文天閑也起居食息無非天閑者而曩所
露飛揚跋扈之氣若少間焉識者憂之曰天閑殆有

憂患乎憂則鬱鬱則忍性拂情不可以久亡何卒病
死嗚呼痛哉天閑產不能下下無庸俗性就使享之
丹穴秘之里巷之間不能發舒其志氣即旦莫摩天
與肉食者媿媿兒語皆不得長壽以老何者其氣高
也與人少合而多情能排衆議獨行其是則吾于天
閑有試焉矣天閑有四子三女其長者漸有成立妻
李能自守有文百餘篇續行于世光瑩冷澈學士先
生爭傳誦之其所訂諸家義世稱指南嗟哉天閑亦
可以自見而無憾矣世之論天閑者不盡予特志之

且爲之銘

醒而狂其文孔揚秋濤既縮原泉湯湯瀑流喧壑其孰與久長司馬世業視此銘藏

崑山玉柱院開山長老性公塔志銘

長老既坐脫之十有二年己未其法孫靜圓覺如合掌胡跪向予言過去和尚之化也蓋鼻柱垂垂尺有咫云既六日奉龕而奠之跣趺握固端然如生揆厥所由未易蠡測惟是世間有爲之法種種具在先生豈有意焉予受唯唯念惟禪淨二法皆古德所藉從

入之途既其得也于法又烏乎知之故夫古人志乘
之作大都言其具在者而已矣長老故河南汝寧府
汝陽縣人法諱性來號本源族姓曹氏年十九祝髮
汝陽太平寺叅禮印宗稱上首弟子印公故耆宿戒
律嚴淨長老左右之如儀遂與其師瓢笠單禪隨緣
無碍叅密旨于少室習宴坐于牛山踏葦渡江杖錫
航海訪大智之孤踪禮辨雄于禪寂嘉靖甲子乃至
止于崑山景德寺寺久漫漶棟礎頽蝕適有某和尚
爰思堂構未集工力長老遂歡喜倡導鳩工庀材乃

言底績相輪寶筏巍煥一新東西禪舍安處徒侶長
老又退然倡始功成不居于飛野鶴翹岷峨而爰止
伴彼孤雲蔭清涼以顯光堯綿世界盡闡神通山月
半輪如指諸掌于是居士勸駕梁伯龍欣玉峰片石之

有人老衲

本寺古松

迎將慶祗林寶樹之咸若乃葺玄宮

朝陽一帶之橋路可利百年乃營白馬虹橋兩涯之

通流迄今如故無法不興有願必遂萬曆戊寅重建

本寺山門清江侯

程

仰止而委信迨乎辛巳鼎造東

關玉柱邵陽公

劉

捐奉以投誠秉淵指顧斷則斷聖

則聖攝受三千大千刻日考成兩則兩銖則銖周漏
一麻一粟三江砥柱吞吐萬丈虹光兩溪奔流拴縛
維亭潮汐大衆賢賢利利長老抑抑如如現疾非疾
明火食之無與本性坐脫非脫顯鼻觀之搃見如來
桑下無能三宿舍利豈是微塵得歲七十有三夏臘
五十有九長老長身玉立銳首昂肩其與人也嗔喜
不形歷四十年如一日其持教也涼燠無間盡有作
處皆真修緇白雲屯瞻眉目之有異六種震動信佛
日之在茲其雖管窺實由快覩大樹齋緇緇寂寂如

見音容放生院江濤颼颼猶聞磬欵佛無來去我輩
鍾情謹勒蕪言琢此貞石銘曰

我觀法界相如海一浮漚一念真淨信漚徧滿沙界
長老所建立無非真實義是故不思議梵音海潮音
雪山峨眉月少室及牛頭乃至崑景德無非真實際
橋梁道路閻梵宮與山門清淨多寶塔工作有爲者
無非真寔施長老真寔等是故不思議鼻柱寒玉光
握固無漏洩亦顯真寔相爲其徒宣說蠹測非政觀
長老觀如是

崑山景德寺澄長老藏骨誌銘

萬曆己未春澄長老示疾容安館之西舍予往視之
聽其聲朗朗達戶外聞予至甚喜時已春莫擁深爐
坐小木榻予語其侍者此非時長老顧去之自言吾
意在廬山爲母病不欲舍去今竟無及予謂長老東
西南北惟命之從君何擇焉長老目予良久曰君言
是也執手珍重而別又明日長老寂其徒遂冲爲殮
手足如茶毘法歸骨于積善房青墩故墓予與長老
游最久每見其導師取友喜讀書歌詩自放念不忘

老母其志有絕人者長老每自證云無所得最世而去嗟夫長老豈其以無所得故而得耶按長老姓莊氏其先青溪人有冒外姓蘇司訓江右者後徙崑山復姓莊父疇母周八歲出家十五祝髮景德寺之積善房師道良淳朴人也顧獨心竒長老令竟學二十三參五雲受道師記巋混跡應教中潔謹自持容止殊異南昌王侯雅重之檄主僧會長老心弗善也居無幾輒舍去事古松洞十虛白諸老宿時有覺悟亦時從吾黨一二學佛人相斲夕賦五七字句語多驚

人旋衣大布衲曳芒屨走萬山中再參雪浪筆授爲
多遂往來白門攝山間時以其會修頭陀苦行捨身
急難人莫聞知而長老意甚得自謂無憾久之歸崑
山居約奉母母以老壽終夜起徬徨手摩頂骨已大
削方躡屨擔簦爲廬山十年計而長老西矣憶予與
孺和白民孟夙弱生長蘄諸人作社時長老方韶秀
已能自拔于儕輩既參五雲從雪浪歸訪竹壑于萬
松識懶輝于菜園降心古壇青眼印海艾衲予雖未
獲從游能盡其致即其所爲歡喜贊嘆皆古德耆老

學如不及之真脈非僅僅雲水瓢笠清淨自快者既
其寂也瓶錫蕭然圖書數卷手錄蓮公慙公雲公法
語及雪山一兩巢松諸尊宿之注記詩文卷軸暫然
神氣清寂合掌而逝嗟夫長老豈其以無所得故而
得者耶法諱廣清字澄伯春秋三十九夏臘三十一
銘曰

委形景德歸骨清墩興在廬山其人則存廬山非山
人存非論不去不來是謂祇園我作銘詞于墩之原
雲松孤鶴已翔也騫

明故胡君祿暨配錢氏壘志銘

余好方外交晚得道士胡古于崐山玉泉院芥相入也既三年而古持其所為父母狀請銘于予且泣曰古不天十二學為道士母氏見背弗及續也父既老壽勉迎侍玉泉而父病亟古為父析于外又弗及屬之續也古非人哉日者卜壤得地于翠微之陽去玉泉不二百弓將啓母氏藏骨合窆焉庶幾朝夕于是先生其有意存之乎余悲其志為誌而銘之按胡君諱爵字若祿崐山漁洲里人父曰道安母顧氏君生

九歲而道安歿顧氏罄所遺貲不盈十鬻以葬道安
楚楚如禮而獨身倚簪母居有清操好誦老子道德
諸書里錢翁見而憐之遂妻以女是為配錢氏贅也
而錢翁私自念吾即得婿不幾餒顧母乎若者非所
以訓我女為壻計則腆其裝送女歸漁洲里事病姑
錢氏事病媻惟謹如君志已如願母卒君與錢氏謀
葬母如葬其父道安公也而家赤貧無所得督則錢
氏相其所居里故有蕩數頃許請于官遍植菡萏其
中外樹蒲葦紅碧爛然香聞數十里遊人爭就君飲

因是遂小康其家相國王文肅公聞而造之與其子
太史持酒脯飲君君匿不肯見相國強就之甚歡已
又見君所誦金簡玉函更大喜備賓主禮而去君無
幾錢氏病死君就伯子養已又就養蔣氏女蔣氏女
卒乃歸玉泉玉泉徐翁者古所從授業師也與君相
得甚歡即玉泉亦無弗人人歡君君和衆任務亦如
常居玉泉院人也先是有相者相君當無子古在玉
泉不及續相者之徵夫君生嘉靖乙卯七月十一日
歿天啟壬戌六月十六日得歲六十有八錢氏生嘉

靖癸丑十一月初八日卒萬曆丙午十一月三十日
得歲五十有三葬以天啓三年九月十四日子二人
長懋娶徐氏次古女一人嫁蔣元洋孫男一人裔銘
曰
高峰挿天白雲在戶陟彼岡子維杞維岵所謂伊人
空不有其子而以子得度者耶

梅花草堂集卷之十二

吳郡

張大復

著

後學

張炳樊

較

誌狀

明故蕭山令許先生行狀

先生諱承周字公旦別號見魯其先世居邑東南緣葭溪上相傳舍旁有棗樹柯葉扶疎隱現數十里外舟人指以相語必曰大棗許家蓋謂其人多長者類有德于其鄉云或曰許之先嘗譜其世系于石藏之寺寺燬而許氏譜不復可攷今斷自先生五世祖升

升子晁子鵬贅周始遷城居生子道東是爲小魯翁娶于張而生先生小魯翁念其父之贅也有德于周遂以名先生君子曰仁哉許翁其有待于先生矣先生性警敏才識絕人所咕嗶多倍人之悟而手能追其所見斤如風馬同舍生率傳習之以爲式然無肖者十六試有司輒第一最爲霞山陳公所器重其後就有司試亦無弗第一先生者而小魯翁課特嚴食忘味寢忘寐也以故先生即年少乎輒能前席先輩名聞四方亡何小魯翁寢疾先生致力而左右之

既已無可柰何則謹含歛嚴爲具誓他日富貴必令
無憾于心而一時見者聞者更相戒勉謂親喪必如
許先生真可以無憾也隆慶丁卯先生以易舉于鄉
當是時文體創變海內知名之士爭務透虛排空以
相高然莫能至先生憑臆而出之如兔起鶻落目不
及瞬朝脫于稿夕傳四方無不人人矜秘自謂管中
識豹矣蓋至于今而品文者指必先屈吾鄉自先生
始也明年戊辰遂登進士高第選授蕭山令蕭襟江
負海水勢衝嚙之鄉鳳儀諸路沮洳可念先生甫下

車問所苦相地而籌之初築西塘以殺水勢遂達于
海延袤可數百丈避激而就其利斥鹵丘壠罔受濡
嚙而先生故未嘗名庫一錢輸民一粟也越數月而
兩工並就至今賴焉西興驛去城十餘里水陸襟喉
往來驛騷供億不能繼先生曰嘻此役役不得休者
獨非吾民歟而柰何以朝廷之膏腴長此冗濫乎則
何不至也爲按籍而摠其出入之數均其勞逸之情
于是儲傳餉而逋夫永受其利府藏鼠雀乾沒爲耗
更代之吏相沿習以爲故常長吏心知其然而不能

問先生庶得之立其最黠者某其于庭庭中吏如狐
兔竄伏屏息莫敢仰視既判訖隨配遣一縣肅然任
某者黠昏也既老欺于子佐白之先生先生笞佐僅
免死而召黠者數之曰夫非若子歟而柰何忍欺近
死之父得微若舞文報哉黠者叩頭請死蕭民聞而
快之以爲神富者傭採桑誤墮地死其子因之以爲
利先生曰何不免父採而令老人墮地更借死傭市
耶子感泣爲罷訟江東西粥渡錢不如願中流而盪
之必覆其欲乃已先生召渡者與約每日渡幾何每

人錢幾何若之事不乃大辨哉若復盪吾民吾則拊
汝死矣有孫某者不受約竟寘于法不少貸蕭人侈
嫁其女而俗屑瑟又惡其嫁之以儉也生女則死之
先生爲榜諸市凡死其女者罪無赦同里不以告者
連坐朞年而蕭之人育女萬萬竟亦無連坐者偶行
縣見長山里多白骨爲立義塚掩其骼而并槥其不
能斂者無筭蓋先生仁心爲質令在必行類如此然
亦莫能詳也御史按部將掣齏檄先生往故事掣齏
必屬理官不易令先生謝非例御史曰度非蕭令不

可耳先生強視事有巨賈羅拜馬首意若有請者命
吏搜其橐得錕千亟叱去其巨賈而刺探者按以律
御史聞之喜曰吾故知非蕭令不可掣鱗也庚午歲
比檄先生首校士所得士皆名下人諸名下人罔不
竊喜自負出先生門下始可不愧科名云亡何有僉
憲陳某者黠而穢且老久欲以官爲注而故借齋捧
行其私枉道過蕭旣已空蕭之驛卒又笞其郵吏至
死先生曰夫以江右使道經于蕭非便也又重辱吾
吏于法云何乃詣臺白狀陳知事已敗詭溼先生稽

賀使有飛語聞京師當是時臺使與方伯郡守揭先生寃情詞真至大要謂蕭令廉無害即前後薦剡于浙最僉憲不得以私憾螫賢令會當事者兩持之先生曰吾讀書行義求無愧此心底幾不辱老母得失之數去就之經吾籌之數矣遂致其官而去敝篋羸馬清風泠然意甚得也蕭人士截江而渡攀號聲如濤沸先生頷之而已既歸里第昕夕惟虔侍張太夫人每聞持梵聲必拱俟盡卷然後進所欲言而又時時詮次西方聖人之義達以便語爲太夫人剖析言

之覺欣然有會則喜動于色退語配郭夫人似此奉
吾母天年猶愈于曩者僕僕躄脊間不乃重憂老母
哉太夫人故有遺腹子公舜而先生亦舉子三人年
與公舜相雁行也先生延師取友訓之輔之視其子
均愛而加友焉納徵展采惟太夫人意旨所向無不
至矣而獨不廢巖曰吾恐其愛于母而淪也未幾公
舜病且死猶視先生訣曰聞若婦娠而幸生子則吾
子也生女耶吾且以季子爲若後遂瞑而是時太夫
人春秋高歲壬午寢疾殆不可起先生迎醫四方凡

所稱國手有大名稱者必延致之玄黃之幣相錯于途禳祈之巫不絕于戶日夜坐卧太夫人床下手調藥餌以進或太夫人問更有祈否則買卜之使旁午四出割產不給則郭夫人爲之脫釧易轂傾困倒廩蓋三年如一日焉而太夫人霍然有起色七著無恙先生沾沾喜曰吾亦自謂此一念定可勿藥吾母蓋先生性至孝反身而誠其所爲持身持家持官之事皆出于自然而行乎其心之所不容已當小魯翁之病革也問市有石首魚不及進先生傷之終身不食

石首魚然非先生之不欲食魚也見魚而心怦怦焉
終其身弗易之矣舅氏以田售而食其租先生弗問
也舅慙罪歲焉先生則歲之矣竟先生之世舅不逢
年人或笑之先生曰柰何不以數畝奉老母歡公舜
之子病疹而殆先生不解帶候伺內寢一視其第公
舜病時至疹脫猶不自休諸所爲延師取友納徵展
采亦無不如公舜時也蓋至于今而共宅焉外父思
溪公故長者晚年產落困于徭先生德之爲左右其
徭役其歿也歛以鄉飲賓禮稱無憾焉先生嚴自治

而怨與人予周其急交厚其往平居讀書外一無所問第視歲時所入稍加劑量焉以爲適吾用而可矣周氏有敝廬久不售先生憐其老而貧倍值償之券利矣其子求益不已先生無弗應也其後乃歲以爲常人曰公與之易適生其心盍券乎先生曰固也吾實耻夫人之慮人生心者竟弗責券世族子以口洗其橐每上書請貸其詞多不比于人先生隨所乞與之而覆其書曰毋令兒輩覺也歲饑隣工求自賣先生破券與之曰若以客吾家即若等不自爲計吾寧

能晏然願指使若耶其人意先生必責其償久之弗
言而始知先生之爲德于隣也里青衿子有比頑而
被囿者律應抵且誣伏矣求解于先生事白其人來
謝先生曰吾非爲若德吾不忍囿人者得志于閭里
而已麾其謝而終身絕之先生有田數頃在吳淞江
畔所入不能盡行其意人謂先生望重當事者咸願
納交于公公何不間即公間當不至如齷齪人先生
笑曰吾束髮受書不能以言徇物以色假人吾未三
十自劾免而今老矣謝太傅有言吾嘗自教兒即父

樂與吾間無悔于心而獨不爲兒子輩計其何觀乎
會醜使按淮揚商人求爲奸利欲請先生書抵郡守
而守與御史皆同籍計無弗獲之矣襁千金跪請于
庭先生頭面盡赤漫爲好語謝之而私其所親曰吾
故欲自教兒也蓋先生知其子之足有立云嘗集諸
子冬月私試設短屏自障令得肆志焉即淋漓風燭
街鼓沉沉先生端坐弗倦或引滿而吟試畢更酌諸
子而又引滿自詫曰有如此下酒物吾無憂身世矣
弇州公有言自得無悶與天爲徒不徇俗不立異不

工治生亦不拙治生養親教子必致其分詩書理性
撰述娛情如大隱許公有道足下故達人君子之高
致而老子莊周之所不敢議者也其信然乎先生有
集若干卷藏于家題曰西園公稿西園者先生晚築
依綠園于西郊爲娛老之計而將與諸君子日涉成
趣者也其詩文具在識者謂不減兩司馬杜陵子瞻
而世又以法書推先生殆是前有子瞻今有先生矣
先生脫屣富貴翱翔文苑幾三十年干旌之過臨必
備其敬賓客之燕饗不忒其儀顧獨不能見俗下士

見輒默然備賓主而已故人周公馳王秦孺陸先美
輩既老淪落先生調其性而慰藉之即童稚周旋久
不復知爲客也而先生亦時就與飲蔬食濁醪相對
無厭先生生嘉靖庚子正月初九日歿萬曆癸巳九
月十二日得年五十四配郭夫人生子三人長旋吉
府學生娶聞次獻吉太學生娶李次觀吉丙辰進士
娶孫女一適太學生張經世孫男三人長士彌縣學
生娶王次士聊縣學生娶顧次士朝聘徐孫女四適
顧緝何卓然葛錫琬幼字徐希曾曾孫男二世璟聘

顧世喬未聘曾孫女四一字沈胤祥餘未字獻吉觀
吉等卜以萬曆戊午年十一月二十日葬先生邑三
保名字圩祖塋之昭從先生治命也進士君手列行
實將乞銘于雲柱先生而命其爲之狀憶其摠卅時
拜先生里第退而傳錄其文惟恐不及已從諸君子
作社讀先生所爲西園公草歎古人文章之業乃在
于茲而又私竊覽觀先生居鄉操行與蕭人士往來
道路之口嘔吟思慕甚久彌敦然後知先生非獨以
文字自見者也豈古陳太丘荀朗陵之徒內美特絕

本朝正史卷之二十一
不欲盡爲世用而世亦莫窮其際者耶不然先生去
蕭五十餘年其民小者壯壯者已老萬口萬心必奉
嘗先生爲快入祠之日載俎而流涕卽古桐鄉何以
加焉

亡友王孺和暨配秦孺人合殯志銘

昔吾友王孺和之殯也其宗老騏官吏部婦儼然造
予曰恨不識吾家千里駒我則眊矣今滯淺土未克
奠矣君盍爲志請先之令予得覽其行事焉予唯唯既
執筆輒哽咽不能下如是者三年而吏部歿已未之

歲予病垂絕萬念皆灰獨孺和墓門片石耿耿在胸臆間念此身如飄葉履茲時艱不月不日其尚可與乎乃撫公大畧收淚爲王孺和暨配秦孺人合殯志志曰公姓王氏宋司諫縉之後諱安鼎字孺和初名道熙曾祖恢贅于時生二子皆冒時姓諱暘公之祖也父曰三顧號槐堂太學生初娶金氏生四子繼梁氏生公公兼資敏視色清徹槐堂翁絕憐之然時已稱老不視事四子各行其意折券破產供喪馬弋獵樗蒲之好產且盡而翁捐館舍公方舞象年四子將

不利于公梁母弗聽公泣曰覆巢之卵苟完幸甚尚
可以爲家耶母亦無如四子何垂橐壁立公奉母儻
居居之甚適獨下帷發憤能吐五色媚人年二十試
御史置第一其明年應鄉試不第慨然而歸夜發書
爲該達之學狎主齊盟聲名動江表從兄官錄公定
鼎大奇之嘆其眉目有異呼爲壁人仲父都轉運接
知之特深語人曰往在鄴下與許仲儀薛仲常游肝
肺冷徹譬如飲冰不意疲暮復逢此兒乃掃春雲堂
舍公令其子出入必與偕曰何必塵拂是吾家物如

斯氣類足令千人自廢矣當是時公居草堂奉母聲
華健筆頗足相副四方碑版金石之文合沓而至或
起凡例輒笑止之曰吾不能捉阿堵佞人每策蹇應
試徘徊秣陵道中覽觀三山石頭之勝苦吟疾書情
致灑落時爲好事者取去意不甚惜既垂翅歸仰屋
竊歎而已時形楮墨間亦無深隱大愴牢騷不平之
氣性好絳園茗斲力儉貧不能多致名品惟廷圭萬
初近世君房于魯之作篋所時有飽研疾揮適然自
得嘗欲作一小軒以茶墨名之竟莫能就晚去草堂

小築河渚間板屋木榻稍稱其志當是時公又奉母
河渚母性特嚴恨四子之洗其橐也意欲取償于公
公名初噪能委曲順適母意所辦歲時伏臘親賓餽
問寒暑服飾之儀所御臧獲男女灑掃應對之節楚
楚如大家母時嘆喏不加詬厲晚阨世路厚自茲飭
而母望彌殷不稱其志公始瞿然內訟重足而立矣
嘗夜起徬徨屏息候母母敕跪風雨中鑿其戶而寢
公莫敢起乃達于旦客聞而嘲之曰何爲乎泥塗公
笑曰兒非泥塗母怒何從至客亦大笑顧視兩踵血

濡縷而母又怒公故自苦以嘗我也當是時公髮漸
改玄矣時又有族人與族闕者詞連公公意大愴無
所訴語亡何而西河之慟鼓盆之戚絡繹彌連竟殞
其身嗚呼痛哉公得歲四十有七配秦孺人先公二
年卒得歲如公而加一焉秦孺人者故通守鶴慶秦
公士元女與母有干連之戚時時往還梁姬家母見
孺人韶秀而喜遂委禽焉而通守亦欲嫁女與公甫
奄孺人出見母依依如稚小時而母御孺人特莊
折旋進反無敢仰視戚里難之孺人曰夫人以嚴成

夫子夫子既有成立矣于身何獨不然凡母所以爲此者教子也既久之而母嚴愈甚意所不愜多追述曩昔讓公循環反覆彌間晝夜詞必連孺人母怒孺人多意其所必不然而夾擊之詞亦連公當是時公與孺人必匿兒女閣中身候伺母意稍解兩人始敢退舍劉所欲進母如平時其家老云孺人事母三十年雖甚相苦無啼瀆每孺和罷試母有煩言孺人又未嘗不誠兒女勿令夫子聞即母終自言之猶愈乎汝輩之誦言之也孺和痛槐堂翁未克葬將營地某

里迄襄事而四子子姓未有至者已期而襄又無弟
至者孺人獨身肩之各遂其所欲竣事無間言家老
曰凡孺人之通曉大義能勤事類如此公生嘉靖己
未某月日卒萬曆乙巳十一月十一日孺人生嘉靖
丁巳某月日卒萬曆癸卯某月日子二人張徵嘉秀
穎有文先公卒公所謂家庭鍾子期者也幼逢嘉娶
張氏練川某女女五人長嫁梁師禹早卒次嫁顧占
椿次次未嫁孫女一人初公之築河渚也去時氏
墓不十弓曰是先世起家所由也公歿不能守遂以

某年月日殯時氏墓傍南昌王侯題石曰明故孝子
順婦墓間請御史上其事以俟作乘者采焉然而非
公意也當樊侯時嘗手書純孝頌公公頓首泣謝曰
明府以某爲孝則某有罪焉矣侯默然悲傷公亦善
額而蔽之人無見者或謂公詩類王右丞書類率更
令潔謹類米南宮孝類曾參孺人類東漢姜詩婦當
不虛耳予與公稱莫逆交最久豈能爲溢詞相諛猶
憶公之方病也與予書曰高堂日就衰白不能致一
日之歡而每有拂意之感婦病六月呻吟之聲與曉

漏相徹兩兒頑蠢不知書近且遮視母病兼聽剥啄
應門捩無信宿之儲固不宜飯而一僕老僣聞令炊
飯亦復成糜生平多困厄晷聞不知已者寒暄兒語
而近者人亦視爲死灰不復慰藉朝來叩門聲特甚
則有持都下貴人書者倩作回柬如索逋君視此數
端者于僕何如哉嗟乎孺和人非木石誰復堪此又
旣以磊落光明飛揚跋扈之才當此亂世之末流者
乎孺和細瘦長爪與人多欵曲每遇佳山水或絲肉
留連卽飲不能盡一蕉葉達晝夜不辭去或聞母召

顧使者而有蹙然之色此其爲孺子慕何以異也而
耳食者謂孺和實怒其母猶不免置于唇舌悲哉悲
哉嗟乎孺和騷雅未亡頃廢可鑒藐予無業不能如
周昉貌人兼得情性猶憶陳先生之言之也曰孺和
年十四從予游衣白布漉衣迄于終歲往來泥濘間
衣無滓者吾所聚徒十二人孺和年最少而信寄視
所以多曲爲庇護無溢毀之詞嗟乎孺和夫豈其天
性歟然終歲憤懣傲骨怒生戊子以後鄉人惡之者
數矣銘曰

雲中白鶴文繡虎右丞詩書率更伍竹筴青青繩祖
武德耀匹之適相聚骨肉復歸非茲土平津劍合爲
君舞我來銘公山之塢凱風寒泉公記取寤寐蛟龍
誰敢侮青鳳啣雛蝶栩栩公佩屨刀颯風雨心月孤
懸夜吞吐虹光燭天照茅宇

王徵嘉葬志銘

亡友王孺和長子曰王徵嘉字開子年十七夭母秦
氏父孺和哭之曰痛乎哉家庭之間又奪吾一子期
聞者哀之竟莫能省張大復曰予嘗閱徵嘉舉子業

輒賞其風義適上不解初學沾沾態孺和蹙額笑曰
欲以此兒自解無聊顧獨好與迺翁語迺翁語不祥
即世所目爲痴語狂語不經語兒心安焉欣然領之
矣又能自吐其臆以歡而翁而翁願解終非時物
耳予笑曰吾與若計無復之矣當不令兩家兒復享
其逸當是時予心異之然亦莫能名徵嘉之奇也歲
乙巳孺和卒以其仲逢嘉付予予與逢嘉夜語得徵
嘉所爲支離散人傳讀而益異之傳曰支離散人者
初提抱時肥大無恙稍長得痰疾喉間時時作聲骨

見衣表羸如枯木前後胸背凹凸年十六甫三尺許
又不幸母亾豈非所謂支離也哉蓋嘗自言曰吾命
何窮所遭多拂意人之貧不妨自適吾獨于貧中備
嘗愁苦痛恨又奪吾母每清燈昏夜風雨蕭瑟孤鴻
天際哀鳴黠鼠床頭聾聾自顧三尺影歸唾交集不
復知其身之何依矣雖然支離以廢疾故受無用之
適乃散人若是倘天亦以支離逸我乎因自號曰支
離散人逢嘉又奏其旅中補及秋夜記二篇補云壬
寅八月予從家君西江還時出信州秋色佳甚江水

清冽兩岸皆山風動則野竹作波雲生則山穴吐氣
幽閒冷淡祠宇頽剝雖無奇離秀異之觀故亦幽人
韻士之致也已過七里灘秋色益老白露已降物華
畢收日浴澄江丹霞接水間聽溪舂汨汨有聲於是
乃維舟而上爲之漫步小草沒足滿樹暮烟遠山一
帶參差眉橫微風拂拂欺面徘徊久之夜寒登舟甫
夕喰而回視漫步之處了不得其迹矣村火昏昏不
知人廬鬼穴蕭蕭颯颯不知草聲虫聲况百態歸
心愈急顧謂家君曰吾日居此舟中長如小年何時

得渡吳舸望見馬鞍山頭白雲起今夕復與家君話
其事聊爲補之又記云九月十九日夜坐無聊形懶
神倦乃隱几而睡睡可半更許若觸物而覺尚在寤
寐之間以掌抵目忽見有敗絮墮地者急起從之良
久知是破壁穿光遂啟戶而立歷堦而下空庭月色
一片如水秋虫冷落乍鳴乍止木葉希脫有響無聲
且喜且嘆顧影而言曰光景隨地是月色夜夜新人
有好懷何景不樂但恨愁病惱人暗催歲月之老而
不知耳人生快活難得如此剝刻亦足矣遂推月閉

門解衣而睡嗟乎語有之干青霄而直上非斯人之
謂歟當其空庭閒冷父子徘徊感時清嘯佳言如屑
那能不愁極已復喜極耶孺和子期之感當不虛耳
亦何怪造物者之相妒乎孺和雅謙讓不欲盡發微
嘉之竒即予亦莫能詳聞其語然猶記壬寅歲孺和
歸自信州出一詩相眎其詞云江上寒濤發潏潏吹
白漚人家近水碓落葉送孤舟作客相如倦傷秋宋
玉愁風塵歲月老天地寄蜉蝣予曰故非老手然是
出廐之駒不應令見鞭影孺和笑曰微嘉作也孺和

故細瘦長指爪而徵嘉體方短而徵黑然氣韻深穩
不宜夫少而病疾亦莫有知其故者或曰幼從塾師
其學嚴無節但取誦不輟者以目爲最徵嘉或小疲
輒鞭之或至暗不能發聲鞭猶不止嗟乎彼師何能
死嘉然是亦嘉之往因矣徵嘉既哭毋過毀又素病
疾發竟以萬曆甲辰二月初二日夭其遺篋剩墨多
存逢嘉所往往有絕人者字法道緊做率更令見者
以爲其父手澤云徵嘉既葬而父友張大復載其事
志其墓且爲之銘銘曰

家有遺文不謂之夭從父母死不謂之早虹光燭天
其下至寶有美開子既壽既考

明故庠生及泉王公暨配陳夫人墓碣

及泉王先生與其配陳夫人歿既葬十有二年長子
良棟以其所自爲狀請予書墓前之碣泣且言曰棟
不肖不克負荷先人之緒恐痛簡禮惟是治命諄復
塋必從先大父九原可幸不罪而蒿里片石缺焉罔
治每一念至中夜憶憶怛怛自訟幾非人也吾子其
圖之予受書讀卒業蓋愴然心悲焉嘉靖辛酉予尚

童稚與小學數十人拜先生于舅氏季養翁之內舍
先生目矚予良久許可成進既十五年一再遇黌序
間先生撫時慷慨顧予猶有咨賞之色予心領之忽
忽六十年夫乃今始獲睹其先世大畧其何敢以不
文自解按狀王氏之先世爲宋婁塗松里人更數傳
徙家崑之瀾涇又三傳至先生之父北湖公諱清配
顧夫人弗子而里中病毋生子不給乳顧夫人請于
北湖公子之即先生也故先生陸姓父曰思虞公諱
可取病毋蓋徐人云兩家翁莫言其事世罕知之獨

思虞翁故有從弟某翁知狀亦莫言也先生既乳于
顧夫人夫人弗憂已就外傳傳弗煩輒有拔起之志
辛酉試有司而雋試院復却益感奮治經生言傾其
儕輩亡何北湖公病卒先生躄踊號絕相其母顧夫
人敦匠事衾絞貝舍如禮一日有奚奴牧羊而亡其
羊先生率奴人求之至于陸翁家不知其爲仲翁也
翁識先生與之羊語之故且曰吾兄思虞公誠勿洩
先生遭廼良久意彌戀乃望廬而返伏勤顧夫人益
謹而顧翁者又竊言其狀如陸翁先生頓足憬然曰

令吾爲兒時在徐母者安所得吾母乳而活恩勞至
今夫如是吾故知所以自處矣竟不復言昕夕惟力
是視以事顧夫人甲子薦爲諸生夫人喜動眉宇已
又嗚咽不勝率先生見于廟慟欲絕痛北湖公之莫
遑也久之顧夫人疾作竟殞殮殮如北湖公而力稍
進先生自視益愴又久之而先生之師若友以先生
見于思虞公公大喜然已老壽先生念誰與給爬搔
者乃迎至其家并日進甘毳而始嗚嗚泣曰爲人子
生不識母徐夫人豈非天哉思虞翁得歲九十而歿

繫先生之善譽也先生性至孝與人交不務高亢斬
截微言冲氣令人順解故獨不識枹石市價一倚辦
于陳夫人陳夫人者故陳翁某女母邵氏生夫人而
愛擇可爲快婿者遂以字先生年甫十四耳而是時
先生家方落夫人瘁茶拮据佐姑顧夫人力起家政
顧夫人沾沾喜曰駉也能集事家亦稍振先生嘗洗
腆召客容不逮至夫人撒午飧佐之及晡不再舉乃
竊觀先生所與遊談笑歡然意甚得也夫人幼不習
書史故獨曉大義北湖公捐館時有勸先生更業者

夫人聞之謂曰丈夫具須眉吞吐天地間舍學將安之顧夫人之喪用不足議割所立產夫人止之曰居產當傳子孫何有方成之方毀之如賈豎貨遷轉徙不得自主乎議遂寢又稱貧而益之未期年而夫人出之五指間取償者不至其戶蓋其性挾風霜有氣力類如此先生諱明汲字潤甫別號及泉以自勵也年八十忽語其子棟曰吾用王氏起家恩真父子他年壟我必從大父于晏圩之昭不得用地家言為避就吾志也歲時之祀汝世守之亡何感疾竟卒是為

萬曆四十一年丁巳八月二十三日距其生為嘉靖十七年戊戌九月二十三日陳夫人衰經如儀率諸子婦晨夕朝于先生哭盡哀初冬寒甚不及續諸子出所御染緋以進夫人訶曰何有儼然憂服之中着此而安吾自視歲行且盡脫未禫者則哀麻見夫子可耳越明年己未正月十九日一疾竟殞其生為嘉靖十七年戊戌十二月初七日得歲八十有二是歲十月二十四日遂克塋如先生旨子五人長良棟娶張次嗣許氏次良佐娶馮天次良翰娶夏次良俊娶

朱繼秦女一嫁沈孔觀孫男子七人女五人詳狀中
不更載銘曰

吳圩之原木茂水香長紅豆天貞珉夜光誰其真之
維彼青緇魂反于漢蛻委于王寸心不二我蒸我嘗
過者必式視此銘藏

明故張逸南暨繼配周孺人塋誌銘

張逸南先生既塋其子士登甫手先生行實請予為
誌墓銘且曰孤貧不能羸營高厰地謹奉府君從先
大夫于城圩之原與母葉孺人合而原隘吾毋周孺

人不得從也謹窆母隆圩新阡以婦秦氏附孤心充
充如有窮焉先生何以教之子曰傳有之合塋非古
也君何憐乎即君欲銘而翁必其人言足徵者乃謀
之野將毋獲耶士登復請曰微先生其誰通知父家
事予遂弗能辭也按收張氏世居崑山馬鞍山陽即
其地為墓今有封窵然稱張氏世墓者宋咸淳中諱
永者藏也是為先生始祖七傳曰紳贈奉政大夫紳
生汝舟終恩南太守世稱二南翁汝舟生擢秀廣平
令擢秀生應倫太學生號桂山娶于顧而生先生白

督秀眉目光爛爛射人唇塗丹讀書數行俱下識者
嘖嘖竒之謂風氣似可不減思南弱冠補博士弟子
通曉古今成敗可指諸掌先是挂山翁性至峭不肯
低眉下人而家故雄于贊鄉先生故有螫之者會黥奴
某訟翁殺人邑子先有入于鄉之螫者先生曰事急
矣乃囚首徒跣謹身翼蔽翁邑子且請且罵將付吏
獄先生慷慨語曰即吾父誣伏死非法吾肯蹈東海
然後死耶即五步間父子俱慘矣言訖血流蔽面嗚
咽不能仰視邑子手撫鬚頷之觀者萬人皆為泣下

更相與言如此情詞致可傳述真不愧鉅項太守家
兒云當是時翁誣竟白先生乃自閑閣中務為沉博
絕麗之文尤善條當世之務經史通理一時豪雋皆
願結金蘭社推盟主用其說者徃徃去為大官而先
生獨婆娑萬卷自衛久之乃遂息交絕遊屏居環堵
間亦時與贈公陳雲麓先生飛笺談笑常竟一日既
去寂然他貴人造之莫能見也室中布一席潔清可
鑒積二十年穢語俗狀皆無登其座者先生初娶葉
文莊公女孫生子衡昊而葉孺人早卒繼娶周氏是

為清御史震孫女先生曰嗟乎嗟乎予每讀閔損傳而傷之其何忍此頂而焚孰者為後母詬訾也唯葉與周均壻於王而兩家家法正等黃口其有藉乎周孺人既來歸爬搔撫字視己子加恩焉先生迺安先生常痛母夫人不露鼎鬯歲伏臘必捧觴而泣至不成聲孺人亦泣虔奉頻藻更五十餘年必時必信而性又好施予有以不給請者未嘗以無為解雖脫釧易穀勿念也嘗語人吾生平不喜佞佛而好身其事但就吾所能者行之覺西方去人政復不遠先生臨

世科字孝徵晚號逸南生嘉靖癸卯十二月初四卒
天啟壬戌正月初二得歲八十周孺人生嘉靖己酉
三月初二卒天啟丙寅十二月廿七得歲七十有八
子四人衡吳葉孺人出廷對郎士登南縣學生廷簡
周孺人出女四人孫男若干人爵錫邑庠生敬錫張
子曰予嘗傳古今人物至思南翁顧自見其眉揚而
目豎也早歲與逸南先生語信公侯之後免復其初
云何面赤口諍刺刺不肯如一違心字乎至于扼腕
談藐言天下忠孝可喜事又何津津不去其口也先

生既避世予亦矐日以老不復相見有朱生者壻於
張嘗候先生一室中十年不遷坐搖手避飛蓋之交
如避醉人嗟乎非篤信好學其至是耶閔士登狀而
鬚者宛然也為志其墓而銘之銘曰

壁之良其唯崑岡流之長其唯淞泖氣蜿蜿永相
望誰其尸之鴻與光千載萬載視銘藏

明故處士柏遠倪兄暨配伊氏孺人合葬墓誌

銘

天啟六年丙寅臘月十二日子友倪伯遠暨配伊孺

人葬馬鞍山陽之西麓去故宋武穆王祠不十步蓋
相里張氏寔劍之義也乃予則何所自致于伯遠哉
唯是伯遠尚弱冠遊予兄弟間謬予能文數數請予
為之傳未果曰者伯遠之子蔡芳歿嘗夜被酒泫然
流涕曰吾父故蔡姓而嗣于南濱倪翁遂冒姓倪氏
吾能頃刻寘諸懷哉所以名吾子蔡芳而屬子為之
狀行矣自吾哭蔡芳而鬢霜齒損足却而首前吾亡
無日耳其將何以處我余嘆曰君過矣吾長君十齒
而羸目無見誰能預測子論定時事而泚筆乎伯遠

色意黯然久之乃別嗟哉而孰知今日者卒為君誌也傷乎傷乎君諱世瑛字伯遠父啟志母王君生而岸介不屑比凡兒母令就里塾學同舍生無當君者輒去之母泣語君曰孀婦之孤安所得直行其意君亦泣曰兒聞之丹朱不應乏教審戚不聞被捶兒自有一念不煩母母泣聽之當是時君雖孱然一孺子多就里長者游聽所擬議時有裁折諸長者莫能易君久之而里顧翁者業繪事取形似再君見繪而有喜色心實不善顧翁義遂稍稍遊王屋山入山人呼

與說詩顧軻解曰繪乃在此亦何必王右丞稱画中
詩也遂邀山人冥搜白陽衡山子畏之遺按宣和譜
而練要焉遂入能品時里中作者七人君為之冠而
君又輒然曰吾曩者得画于說詩已又得詩于白陽
衡山子畏諸家之筆自謂足了繪事由今思之猶是
勝人之言耳乃益感激觀湖錢塘上會稽探禹穴西
覽陽羨三山縹緲善權之勝一寓于繪張諫議與其
弟清源公時就君與語大悅君益喜自負而品臻神
妙矣君欲性中上每礪礪時必先飲一斗壯胆樵聽

詞人談義繪乃益奇獨不喜俗下士有析君端者且
就矣其人刻日于君君排闥入取墨汁斗許障之其
後有問君曾如此者君笑曰今已衰老自可不爾君
生無寧宇所至多長者車轍几研楚楚亦無吳中膚
清之氣王世周薛君淑相里諸張皆得櫻攘其旁君
意弥戀娶伊氏名族伊伯維女靜淑柔慧善事王姑
能為咄嗟之具唯君意所指生子二人長蔡芳娶王
王屋山人女孫繼歸邑人有方女先君卒次某十歲
殤予所為歌慧照者也孫男三人元貞元善元發君

長身方頤談言微中遇親賓緩急憂患無所不力不
欲以無為解義之所不出屹如也蔡芳既歿君揮洒
自給亦時有勞悴之色命酒邀侶時亦欣然既疾亟
獨以長孫不及問字為念餘無所問孺人負病哭盡
哀解裝不給歛唯所得贈貽詩數卷亡何孺人亦卒
皆得歲六十先是君有友七人焉新安王維華合貌
之子弟世長亦在其中世長既歿君每就余索本持
盃熟視撫卷慨然哉不識何人君歿而此七人者
益寥寥矣君以哭子故齒髮頓改乃至不起予又何

所恃可久視人世而不以數行慰公九原也遂志之
且為之銘銘曰

左蛟龍州右蓮峯玉山之高高無窮嶂岬一柱撐天
画有神中扶桑日出吸獲龍夫子揮毫洒清風善容
卓哉坎壈終于以奠之大霄宮山頭凝碧綉芙蓉鬣
封梁孟函芳踪清宵貫月起長虹崢嶸七尺騎龍倒
丈何足雄過者免式交柯榮

明故處士龔季弘先生葬誌

公為人挺勁自遂急行義不妄與人性好家世藏書

而不及其先安節清惠之傳願願恨恨遂肆幽討十
九試有司不售便心獸之乃下帷縱帙兼學行草遂
稱鍾虞入室貧不能致書多貸之人快作行草償之
亦時賃寫不受其值約以異籍相抵堆積殘闕便可
充棟有識者竒之張烈愍公時為諸生與公故有瓜
葛請公為其二子師公欣然便徃晝夜與烈愍相對
與析疑義漸見親暱寒暑再易就燈傳寫不下二萬
餘紙挾與摘微皆得盡意亡何仲父登仕公息官請
定菴自以年老跋涉命公與俱公提葦囊從一長鬚

徒步黔南萬里外涉五溪上七盤嶺雖崇岡密箐馳
寇逢迎而公自以為適登仕當官甚力殲老密典等
遂靖仲苗之亂身亦殂殞公奉骸骨東歸崎嶇萬折
時有餘閒常夜宿沅湘長年有言竹寨驛者公遽曰
此鄉先正周侍郎故所遷謫築草舍讀書處也將往
觀焉帶夢納履隔涯悵眺頽語其奴即草舍荒絕故
有生氣使人凜凜遇卽有懸書國門者乃其故人某
所為公喜不自勝解所御黃葛償之載以歸歲辛酉
烈愍殉難興文公覽卽奏泫然曰嗟乎故有成言迺

今真不負平生志耶趣告舍人治裝願遷其子故所受業者紀收骨黔中色意悲壯不復自念其家會道路梗塞乃相舐先走京師稱謝時朝廷已允御史奏許議國卹然不無鼠輩奉行者稍持之公詣曹白狀慷慨歎歎感泣其曹掾邵某遂卹如制其明年紀與緄已得路符歸烈愍喪公不復往公勤身急難飢走空山不覺遂久然未嘗廢學李編脩昌張太守唯顧檢討疇慕公媿修請為十年約公低回未許又明年一往昌化望餘杭雪神情孤往昌化君固長者峻

出入公笑語人吾爾時閉閣中亦猶之三日新婦也
時把鋤決水修植綠竹可五十竿許科頭休夏獨以
為佳又明年客游甬里甬里主人解藏書故公樂就
之公性喜飲然不能見不相習者即見都中席遁去
請與遊未嘗辭免所居傍鹿城僅蔽風雨每丹楓蒼
梧蕭蕭蔽空而下公獨喜絕倒嘗夜闌默坐寒月入
帟顧自見鬢影鬢鬢戟戟喟然嘆曰如此卽生計乃
為十斛黃圓了却耶雖然試証汝心但使金缸清凝
玄穎芬健寧為長頰頰增悲惋乎寧改步乎亡何俳

徊安節祠下亟命棹省清惠墓坎甯參錯苑列荒穢
臨睨久之泫然而返語其友曰昔梁鴻將死囑妻子
必葬我要離墓傍欲與氣類相通識者知公意在安
節也未久竟死予觀異人之性必期自遂凡中道改
步悔遁而有他者非異性也何論公之本趣必不能
干進而驚入即享之以幽閒廩粟囊殖文酒終身亦
非其好但使貫高專諸之篆骨竦精繁昔者吾友其
必得志于斯也夫而惜乎其不遭時徒令沒沒也悲
乎悲乎作處士龔季弘墓志志曰公姓龔氏諱延季

弘其字故山東布政使清惠公理五世孫父曰德明
母周氏繼潘氏生公行三白哲脩髯膽力過人額頰
熠熠有光好讀書砥行遂通萬貨盈縮之原草木補
瀉之性常衣澣布衣出入里門里門人竊竊誦其高
潔公弗善也性好著書集錄古今遺文千卷皇明傳
志數百卷續遊名山記十卷崑山人物紀畧十二卷
名家譜牒十卷救荒草木疏一卷游黔樵紀二卷墨
莊四十卷墨莊者故宋范良遂居車塘里之東山時
有纂輯世亦不見其書公意竊取之自遂厥志然其

道博大百家不廢卒莫能就哀哉公生萬曆六年戊寅十二月二十八日卒天啟五年乙丑八月二十九日春秋四十有八娶張氏公無子子兄培柞子天鑑女二長許嫁張維寧男晉次未字張氏以公卒之日重九葬公鹿城南山下去安節墓不十步其門人張紀曰夫子氣類之思也明年丙寅閏月朔日同里眷友弟張某撰

明處士顧旬伯先主暨配李孺人合葬誌銘
嗚呼自吾兄沒而溥靖先生之澆衰業寢替自嫂稱

未以人能令懋承翁不知壯子之長違生安以養而
死克葬也斯不亦古婦人哉夫所謂同德者予予于
兄為妹壻例從內惟吾與兄分固有進于內者吾婦
幼無恃依嫂以居長以嫁分有進于嫂者嫂求從之
四年其女周少君遣女奴問兄嫂誌墓之石傷乎傷
乎顧氏更替之際予忍言之耶雖然惟余知之而忍
弗言之也耶按公顧姓字向伯諱天圻贈太保武英
殿大學士恂五世孫淳靖先生夢川之孫父諱允烈
是為懋承翁懋承翁娶通叅石川張先生女生公而

是時翁與伯氏皆未有子公生嬉戲兩父間肫肫有
至性不知為伯氏也五歲從從陪京陪京父老知淳
靖有孫請與見既見無弗目異公者稍長歸里第與
龔叅政後父偃師公學統相埒而公獨數竒不逢年
于是娶婦李而兩翁業半入子錢家且三徙矣所徙
居漸縮不稱公志氣乃掃葺園池偕周御史王於潛
葉上舍諸人談莪如初亦時與從兄官諭君為捉麈
酣適之游烏啼月落溫克如常且起柙衣冠上食兩
翁色養惟謹或省視帳具鮮方腆設無異家世煒赫

時自以為安絕不問李孺人煩紆所為間語其同人
曰婦不愛裝遣以羞于家翁家翁知之時見感然吾
退必問有餘婦固未嘗以無為解而翁如此長慮哉
於是諸同人欽孺人天性不異公公即稍稍托于文
酒乎顧念在兩翁每伺兩翁輦咲間不無快悒又伯
氏違危疾將不起公與孺人竭蹶趣之達于舍殮都
無所恨當是時懋承翁以伯氏故泣如嬰兒形乃大
削于是公惧始不能食揮淚語孺人吾固知老親神
傷其如累若何曩與吾友約許嫁女與之知不怪虛

篋也掩袂嗚咽而逝初兩翁三徙時公計無復之矣
乃請觀諸責諸責券如山公傷兩翁老不能視事請
身肩之肩之不勝而孺人始以笑然之軀提十三歲
女子獨理諸家券矣李孺人者故光祿丞文崗先生
諱希正女母梁氏孺人生而嚴重秀慧有文嬾女則
習家禮父母絕憐愛之來歸時裝遣甚設時公產正
落而伯沈姑與繼姑趙猶重席割席聽晨昏之禮於
孺人孺人謹身而修之無間言內潔蒸嘗外奉賓客
歷年漸久一如新婦禮既領諸責召一二家督問所

伸縮輕重償之十年而責辦顧視所裝遣了無足為
嫁女計者孺人不恨也泣曰勉承夫子之志欲令死
者渡生生者不愧耳亡何而懋承翁沒孺人哭失聲
曰吾束髮事夫子恨不及張姑不二十年而奪伯氏
夫死今又奪吾舅耶弱女子歸吾何所恃以棲歟形
影矣乃就父家覓數椽居之猶自持夫沒不歸寧也
久之而周御史宦四方少君請迎養孺人孺人弗許
曰吾寧勉促一枝不愈遥遥信義村二十里哉乃附
少君宅以居為諸女甥繡且課之誦隣姬亦有以弱

娃求繡者孺人欣然收之曰必自食乃安歲時伏臘
奠哭如禮積四十餘年不少息少君時有進孺人楚
然如不勝獨喜聞諸甥誦讀每頭角崢嶸毅光騰躍
輒嫣然竟日始語少君曰吾生平不知此事乃逢于
汝吾無恨矣公生嘉靖二十某年巳酉四月某日沒
萬曆十三年乙酉某月某日得歲三十有四孺人生
嘉靖二十幾年庚戌七月二十幾日沒天啟二年壬
戌四月十一日得歲七十有四無子女一即少君嫁
上舍周公纘張子曰向伯為人德厚無矜伐人矜伐

之屏負壁立不發聲至語古今忠孝鏗鏘絢爛之數
又何烈烈也以予所遊一時兄弟間可謂恂恂積者
其文者哉易黃悲啼無非念而翁老不竟養然有孺
人含荼竟之歿正首丘不掛責議其何憾焉孺人以
上流之性歷諸勞苦動引繩墨不失尺寸予嘗候之
信義里女奴劬立不闔門與予語緼綵與重麻樵綫
蹊新故屬也處少君榮華艱險之間無改其度令上
舍嚴重如毋嗟乎旬伯可不自悼其不幸于九原矣
旬伯之猶子錫仍以少君命謀奉孺人柩啟兆而合

焉禮也傷乎傷乎予俛仰顧氏更替之際轉盼陳迹
白首瞞如可勝悼哉可勝悼哉遂為之志而銘之銘
曰

疇梁孟而愆于年疇班蔡而畸于天好修姱兮其練
要于焉即安德之阡

內弟顧竹隱墓誌銘

顯皇帝辛丑外父懋承先生始克葬于邑三保福重
祖塋之次不類某窮嘗誌之且嘉竹隱君之能殫其
力勸事也又不忘考信之圖庶幾窮不失義云其後

又二十六年為今止丙寅而錫仍又為其父竹隱君
請誌于予受簡憫然念當年克葬時事風雨悽晦如
在目前而竹隱君死又五年矣錫仍孤貧更甚往時
傷哉按竹隱顧姓諱天埏予嘗字之廣伯竹隱其自
號也是為故侍御稔齋公之曾孫淳靖虹橋公之孫
懋承先生仲子母趙氏先生最後娶趙而生君心特
憐之生十六歲而先生捐館舍君倚趙母居提挈弟
妹備諸勞苦從父偃師公為君擇配得吳橋朱翁章
女趙母遂嫁君朱氏圖書半篋耳而君故挺挺有繼

述之思與翁相得甚懽讀書作義外稍問家人生產
君遂小亨其家能自力旋毀于盜君又奉趙母居鹿
城菽水相懽也然不廢課誦事久之無所遇而君泫
然曰尊滯淺土已十五年我髮且戟此豈歐公有待
時耶中夜起徬徨謀所以葬者萬端莫能自遂從父
德安公允諧稍畫便計始克為之君又哀號風雨間
舉諸父諸母之未妥者凡數椽一日而盡安其魄君
亦嘔血數升鬢絲點雪矣婦視其囊若洗焉君又奉
趙母居吳淞江上弄水歡如曩時會趙母寢疾君不

辭帶扶侍萬端竟于不起君嘔血亦咯咯不可止形
乃大削而削蒿哀號未嘗廢措君子謂懋承先生之
後即竒貧而有子竹隱亦何免疑天道不可問哉君
性勇于為人不背德每念朱翁輒願與之盡有與君
稱僚壻者淫于訟君挺身與之何不至焉而其入竟
于負君君勿較也居恒未嘗釋卷晚通岐黃家言多
活人叵何病卒是為天啟辛酉十二月二十日距其
生為隆慶庚午十二月初四日得歲五十有二子二
人長錫仍娶周氏邑庠生周述女次錫穎未聘女二

人長嫁沈起宿江陰縣諭沈延和孫一未字孫男一人存鑽予與君為內兄弟而年差長君嘗師視予辛丑之後予心知不及君意君即不得志于時可幸老壽而竟于半百以死天啟乙丑錫仍葬君就塋之良而寤焉盡心力而為之亦猶君之葬懋承先生也是宜銘銘曰

疇歸休乎巢鶴之林求薿薿森森斯以知君家孝友之澤之深

明故許母張太恭人誌銘

予既解組歸田屏翳却掃蕪辭文字之後養恬東委
江上而今太僕少卿守冬官尚書郎許公手其所為
大王母張太夫人狀請曰昔我先大夫之棄不肖某
也以王母屬先冝人暨先伯仲等嗚咽言曰君等今
為子勉之哉又一年而王母考終先伯兄搢搢圖之
未克葬而沒某解茗篆婦幸襄事而不朽之業未有
以稱也比守冬官仲兄奄忽孱然形影幾弗忍自忖
矣先大夫九原之志調怒何如敢告下執事其賜之
銘予受簡譏卒業大都闈素徵實內美具矣而且以

弱孫之倩于孝廉也。誼弗可辭也。而且自念少讀奉
政公之書，奉為準程焉。其又何敢以不文自解也。按
狀太夫人姓張氏，世居崑山之吳淞里。父某翁，孝弟
力田多長者之行。里人推重之。先是翁有異徵而生
太夫人，靜慧寡言，笑視事，輒辦翁慎所偶，必其可與
齊者。久乃配小魯先生。則先生宜之矣。先生性嚴重
力學，弗逢時而去為稼。則太夫人能引異缺之尚事
先生，而先生心願弗善稼也。太夫人從容言曰：床頭
卽不足償，而志乎。于是奉政公甫州角業，走四方矣。

太夫人沾沾喜為縈圍闢畝修鋌脯以進于先生曰
夫子之課嚴其毋以零襍間之矣奉政公舒毫展彩
雅為四方所矜式朱履文贄日填其門太夫人與郭
宜人將之無弗咄嗟辦者亡何而先生有疾奉政公
扶持萬端且勸太夫人少休太夫人弗自休也既已
無可誰何則揮涕語奉政曰夫孝之大子知之吾猶
憶曩者而翁悶悶時披若牘而願解也得一第以報
而翁子之事大辦矣 莊皇帝元初奉政公連上春
官太夫人不色喜已選為蕭山令未滿考中黜者誣

解綬而歸太夫人不色愠謂奉政曰吾見子之去蕭而蕭人士多馨爐于頂匍匐掩涕子之事先君子倍矣奉政公既還里第簡慎自飭無他一切干旋襍選之務與郭宜人捲帙薰掃左右太夫人每上食必侍劑所欲以進進必歡太夫人願見其仲公舜君讀書琅琅動止有則心輒喜聞語郭宜人曰是子在母而孤既孤而母若忘之長育訓要惟汝二人之所之而吾安之矣故公舜夫而太夫人無恡于懷其所憑于奉政者素也既數年而太夫人有疾病奉政公不解帶

事之如事小魯先生積三年而太夫人霍然起亟語
郭宜人曰吾固君有物翼之繫汝二人之善禱與夫
其有天道哉自是奉大雄氏益虔兩願翁翁諭四方
名號矣太夫人固有強力能集事其御下也必肅晚
乃用柔和為政濱吳淞田數十畝腴也有弟某者襲
而耕之弗稅則太夫人代之稅而聽之歲以為常故
姊妹之待舉火于奉政者撫之皆有息勞積數十年
無間奉政公之舅郭翁小魯先生所厚善也竟存歿
禮卹之每事必先郭宜人蓋其持大體而務留其所

有餘如女既疾亟郭宜人與公舜婦汪孺人侍多迎醫且修禳焉太夫人曰吾年踰古稀子為循吏不幸夫子遺吾以仲而仲所遺已見頭角三世同居孫枝濟濟吾何所不足于世哉遂躡躄得歲七十有八其生為正德丁丑十一月二十八日卒萬曆甲午正月某日子二長即奉政公諱承周隆慶戊辰進士蕭山縣知縣累贈奉政大夫娶郭累贈宜人次承詰娶汪孫男四人旋吉邑庠生娶闡次獻吉太學生娶李次觀吉萬曆丙辰進士歷官太僕寺少卿娶孫贈宜人

奉政公出慕吉娶李承結出孫女二一適太學生張
經世一適于道充曾孫男七士翮縣學生娶王旋吉
出士紳天啟辛酉舉人娶顧士翽邑庠生娶徐士翼
幼士觀吉出士獬娶張士翽士驥慕吉出曾孫女
五一適府學生顧緝旋吉出一適縣學生何卓然獻
吉所撫一適縣學生葛錫琬一字徐希曾一未字觀
吉出玄孫男二世環府學生娶顧士翮出世珣幼士
紳出玄孫女七一適沈胤祥二未字士翮出一適州
學生張世柱子孫也一字戴玄祚一字張立常一字

徐某士紳出五世孫男一幼未名孫女一未字世環
出太夫人既以萬曆四十六年戊午從小魯先生于
名圩之新阡既顯既安矣而太僕公獨諄諄于伯仲
存歿之際睨封樹而悲傷掃石徵銘惟恐不及此事
理之所然而古今人情之不盡然者也傷哉予自少
讀奉政之書意非今世之人邈不可迹而幸乃與於
兩姓之交得論其世猗欤夫人即古賢母之教子延
譽令後人盡知其勞與其分別太明必辭祿而就善
者猶有讓焉是宜銘銘曰

天作高山縹壑東湖光瀲灩與山通中有雲氣引飛
龍委蛇蜿蜒插芙蓉碧落熒熒結長虹旭升魄恒擊
昊空氣佳哉兮鬱龍葆高陽樹德格蒼穹帝與之塊
作玄宮疇其尸之奉政公悲風號木心恫恫培壠樹
檟滋蘭叢崢嶸嵯峨馬鬣封有美君子古宣鴻藍田
有玉種吳淞千秋會合豈人功罔伯祖載式封塋歲
星在午律黃鐘牽輶挽紼如雲從我銘茲山石穿崇
兔興烏飛龍見同明德維馨永相逢子孫千億樂繁
豐吳山映帶海潮宗

明故義興縣堵母楊孺人墓誌銘

義興堵維河以其生母楊孺人之狀來泣請曰河不
類怙恃于兩尊人惴惴不克有立是懼提携檢押則
吾母楊孺人實有恩勞不幸早世三年于茲而墓前
之石尚未有當也念母苦心潛德媿美不外見河不
類無能識其大者勉執筆而涕淚滂淫哽咽不得下
寥寥數言實取傳信惟先生哀憐之而河之長兄君
章又以司訓公之命告曰楊氏恭勤靖淑似可不辱
命敢以請余惟堵氏孝友之政為方今指南又辱與

君章兄弟遊聞母厓略而河至性懇激稱其家兒其
敢辭按狀母姓楊氏嫻女則通曉大義絕無自贖之
行徐夫人憐愛之母侍夫人惟謹而是時夫人之舉
君章也艱又善病願語司訓公即他年廣胤嗣當在
此娃司訓然之未幾生維河楊太夫人心獨喜亦語
司訓公昔昔之夢焉可誣哉趣乳者乳河孺人弗肯
曰我微也而敢糜大人之儼為乃抱河自乳之銚針
治緝絕不異囊時河稍長就外傳孺人檢督甚嚴過
節放假多嬉戲楊太夫人徐夫人傍見母輒秘匿罔

敢狎愛河既長從司訓遊學四方常更冬夏弗歸其
家徐夫人摠領家政惟楚惟勤即甚病無倦孺人左
右夫人勉其力以相勸也夫人故獨喜孺人之能相
倚為政不知其有疾而孺人益復秘其疾惟夫人意
指所向當是時司訓公什九在外即暫還輒行而河
幼小婦視孺人如常無意外司訓公忽見孺人面
微黃而神悴訝曰豈其病耶黃者土色土不宜微外
于是徐夫人瞿然趨視之黃而浮于是召醫劑藥孺
人又弗肯竟藥曰夫人固忍其疾為之而我縻之于

義勿當乃益勉其力相夫人如曩未病時而加此焉
歲辛酉司訓公當刻崑山則孺人侍夫人崑山疾稍
間未幾輒發浮達于股又未幾乃達于腹孺人始喘
喘語河曰我將不起而吾母年七十餘遠數百里外
能一見訣耶河告司訓公公遣迎楊母而是時君章
適在義興星馳奉迎楊母暨來孺人稍自寬病若間
愈歲晏醫告歸其鄉孺人曰奈何以我故滯醫者行
色耶蓋孺人實自知其病不可為向徒以忽然見母
故若聞耳癸亥初春司訓公召函者肖孺人孺人危

坐色甚莊頤語河曰我一舉得汝稱堵氏母幸甚乃獨不得少延常侍兩尊人幾無天道矣而七旬之母形影自將我又不及見新婦則柰何河忍慟而泣孺人拭淚言曰有父兄在何患焉遂瞑是為天啓三年癸亥三月二十一日距其生為萬曆某年丙戌十月十二日得歲三十有八子一人即維河聘某氏先是孺人初舉河而君章婦陳孺人來歸輒為孺人抱持河甚歡如子其後陳每就館必孺人左右之一如左右徐夫人孺人既沒而陳病甚瀕畧猶嗚咽念孺人

不去口曰我徒不許楊家母朝夕相依倚覺事事穩
便也徐夫人既抵崑山與婦陳更互有疾魚虛時孺
人周旋兩母間數願以身代乃不自知其身之疾以
漸積于此矣孺人既舉河輟齋素家衆庶其色黃異
之孺人曰亦齋者應耳已疾亟乃召河讎兩尊人請
以布縷殮安儒家之義且曰故亦不負我十九年齋
也司訓公初未有子常卜之夢帝與之子二後舉君
章以十月十三日其舉河也亦以十月十三適為孺
人設帳之辰楊太夫人所為昔昔之夢焉可誣者此

矣予深悲維河之志且習其行義甚高當有立孺人
卒之明年河勉奉司訓公命娶于某又明年生子某
吾聞之德潛必耀其在楊孺人乎是宜銘銘曰

龍池之脉達于三汊接殿稠疊有水有沙蜿蜒千里
如歸其家予以奠之其人則遐土厚木榮過者或嗟
有子事足堵毋非耶我銘貞石千載常華鬱鬱新阡
結為紫霞